

雲朵像抽了鬚的毛邊紙，水藍白的天空一路從窗外暈染進窗內，整整一大片澄淨透亮的清藍，就要著上法院大樓單調的灰牆上。溫無瑕剛結束一場二審的開庭，他欠身從授命名法官和陪席法官身旁走過，朝他們點了個頭，一句禮貌性的：「我先走了」，就逕自往前去。轉過彎，長廊上只剩下他鞋底碰撞磨石子地板發出的聲響，手上厚厚一疊卷宗，讓他的步伐輕快不起來。拉起滾著靛藍寬邊的法官袍衣袖，他看了一眼手錶，剛過三點半，今天的庭沒有拖延時間，控制得十分理想。這一個難得不拖庭的下午，他的心情顯得特別輕鬆。平常開完庭，他會回到辦公室繼續寫判決。今天，他有點飄飄然，像熱戀中的愛人，臉上不時的浮露笑意。笑，在他這幾年的生活中總是佔上風。只要一想起對方，溫無瑕就無法不笑，唇線自然的向兩側上拉，揚成弦月的弧形，吊掛在下頰，笑開的時候，一張嘴像一舟飽熟的哈密瓜，潤潤的，任誰迎面走來，都會不由自主的跟他打聲招呼。就像生活在熱情的西方社會，走在路街上隨時都有人對你笑，笑，是最友善的語言，而且不用錢。

時間並不那麼趕，他索性放慢腳步，傾斜的陽光將整排窗框狹長的影子貼印在地面。溫無瑕緩緩而行，踩踏過的條影瞬間上了身，一槓一槓的，將他切割成數斷，隨即在輝亮的絲質官袍上形成規則的陰影。他越走，光線越強，陰影就越明顯，必須走完這棟西向的建築物，銜接另一棟大樓進入辦公室，才能結束這夏末強光的照射。可是，這路卻像走不完似的，陰影也隨著窗外木本植物的枝幹加密，在另一個轉角處凝結成巨大的黑暗，等著溫無瑕走過，壓在他的身上。

也許鎮日在冷氣房裡寫判決，溫無瑕絲毫沒有察覺進入辦公室前這一小段路唐突的涼意。他還沈浸在午後豔陽射人的光芒下，也可能不是陽光的關係，他的心始終在笑，因為他的笑，讓他的腳步更緩慢，似乎沈浸在思想著什麼人或事的情緒中，他入神到幾乎停下腳步。西曬狠狠的發著威，陰影更重了。他毫不在意，臉上持續無可遏止的笑容，卷宗緊握於手，還要一會兒，他才會進入辦公室。

他開門進入辦公室後，放下手裡的卷宗，立即脫下法官袍，掛在書櫃旁的衣架上。「國際人權研討會」的活動企畫書擺在辦公桌上最明顯的位置，他拆開封套，薄薄的幾頁紙上印著本次活動的節目流程，為期一天半的學術研討會，第一天安排了開幕儀式和四場研討會，第二天上午安排一場演講和討論會，下午則邀請兩所大學來打辯論賽，六點以後則是聚餐晚會。活動企畫書上第二天的「演講活動」空了下來，身為研討會的主席，秘書處寄來企畫書請溫無瑕決定演講事宜。

他盯著企畫書翻了翻，眼球上頂，靈機一動，坐下來打電話。

「喂，邦寧嗎？我是無瑕。」

「今年的『國際人權研討會』想請你來做一場「廢除死刑」的演講，不知道你沒有沒空？」

「…我被推派當主席，分身乏術，你推動『廢死』也不宜餘力，就算幫學長一個忙……」

「…每個人都說我是推動『廢除死刑』最有影響力的人，其實每個司法人員都是…」

「沒有倫理的問題啦，我也不過就長你幾歲…可是我那天真的抽不出沒空…」溫無瑕在無奈中結束電話。

好說歹說，電話裡的人還是拒絕了他的邀約。溫無瑕有一種虛榮的喪氣之感，彷彿在國內一說起「廢除死刑」，就一定會和他劃上等號。一提到溫無瑕，大家立刻聯想到「廢除死刑」，其他人的光芒都被他掩蓋。他輕嘆一口氣，繼續按著手機的電話簿，尋覓下一個適合演講的對象。